

# 62岁女士吸脂减肥 遭遇术后严重感染

## 死里逃生后称“现在只想活下去”

去年国庆,为保持好身材,62岁的秦女士在上海微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微加医美”)做了吸脂手术。因腹部伤口感染,病情突然恶化,秦女士被送到青浦中心医院治疗,几天后,又被转送到长征医院,医生做了6次手术才救回她的性命。在这期间,她一直住在重症监护病房(ICU),治疗费用高达百万元。

近半年来,秦女士每天都过得痛苦不堪:感染治好后,肠痿的问题更加严重,不管吃了什么东西,都会顺着腹部的导流管流出,想要完成治疗却困难重重。秦女士袒露心声:“我只是想活下去。”

### 爱美女士为穿旗袍 偷偷跑去做吸脂手术

近几年,62岁的上海秦女士喜欢上了穿旗袍,并加入了一个社团。为了保持好身材,秦女士曾向女儿、女婿表达过想要吸脂的意愿,只是不知道身体是否允许做吸脂手术。女儿、女婿特地咨询了医疗美容机构,被医生告知:秦女士因肠梗阻开过几次刀,不建议做吸脂手术。本以为就此能够打消秦女士吸脂的念头,可让女儿、女婿没想到的是,秦女士最终还是偷偷去做了手术!

2022年10月1日,女婿吴先生订好了饭店,想邀请岳母一



微加医疗美容门诊部的外景

家吃饭。当晚,他没等来岳母,却等来了一通令人瞠目结舌的电话。原来,秦女士最终还是偷偷去做了全身多个部位的吸脂手术,直到手术后第三天,秦女士腹部持续疼痛,才不得不躺在医疗美容医院的病床上,给家人打了电话。

### 经6次手术才保住命 花费超过百万元

眼见情况愈发危急,吴先生立即要求“微加医美”的人将岳母送往医院治疗。最终,62岁的秦女士被转到长征医院的重症护理病房。

诊断报告显示,秦女士有脓毒症、腰腹部软组织感染、胸腹壁皮下气肿、双肺炎症、双侧胸

腔积液等8项症状。住进长征医院重症护理病房以后,秦女士前后做了6次手术才保住性命。

今年1月,秦女士从长征医院转到普通病房以后,吸脂手术导致腹部感染的问题基本治疗完毕,但手术引发的肠痿却更加让人头疼。想要根治肠痿的问题,需要转到专治这种疾病的医院去。

直到一个月后,秦女士的丈夫找到了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,经过和肛肠科的医生深入沟通,医生表示可以救治秦女士。

然而,当秦女士的丈夫和第十人民医院订好床位,并办好入院手续之后,新的问题又一次出现。

原来,当初“微加医美”把秦女士送到长征医院抢救时,垫付了数十万元的费用,但到了去年

11月份,“微加医美”的负责人表示,后续的费用需要等医疗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根据责任划分,再支付相应的费用。

直至今日,长征医院还有61万元的医疗费用没有收到,而长征医院的主治医生希望秦女士能够支付完这笔医疗费,再转院治疗。

为了尽快转院治疗,秦女士的丈夫找到了长征医院的纠纷处理办公室,协商能否冻结相关的款项,等到秦女士和“微加医美”的诉讼结束之后,再来补齐这笔费用。“纠纷办是同意的,但主治医生不同意。”归根结底,医疗费没有付清,秦女士想转院就困难重重。主治医生甚至向秦女士提议,可以将她的房产抵押出去,以证明自己有支付能力支付这61万元钱。

“我60多岁了,要是房子也抵押出去,以后怎么办?”秦女士的眼泪止不住地流,说她只是想活下去,不想永远躺在病床上。

无奈之下,秦女士的丈夫、女儿只好“先斩后奏”,于4月7日晚上带着秦女士转到第十人民医院。

“我们和律师咨询过,‘先斩后奏’是不妥,但为了我母亲的治疗,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。”秦女士的女儿夏女士说,母亲在第十人民医院的治疗全部是自费,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再垫付给长征医院。

“长征医院救过我的命,我很

感恩,第十人民医院愿意接收我,我也很感激。”秦女士说,如今,她只想早点治好肠痿,其余的事情都可以等她好了以后再谈。

### “微加医美”: 以医疗事故鉴定论责

在“微加医美”工作的杨女士表示,他们和秦女士的律师一直在沟通,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方案,就是希望秦女士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。她相信法律能给予双方公平、公正的对待。

杨女士说:“因为医疗事故鉴定是分等级的,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快去做这个鉴定,这样,对于秦女士提出的费用,我们才能按鉴定结果分摊。有了鉴定结果,我们可以坐下来诉前调解。”

杨女士坦言,秦女士认为“微加医美”对她的手术感染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,而他们“微加医美”对于这个“主观的”判断,并不认同。

杨女士表示,等到最终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出来,无论双方各自需要承担多大比例,“微加医美”都会积极配合。

有律师表示,手术签字并不代表患者同意,更不代表医院能免责,若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或过失,医疗机构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

据新民晚报



## 木锨

寇俊杰

木锨就是木制的锨,以前,在扬场时,木锨是别的工具代替不了的。

父亲是扬场的好手,他那时把木锨用了十来年了,即使锨头磨秃了,他也不舍得换。父亲对这把木锨像是老兵对老枪,不但用顺手了,而且还有感情。

这把木锨就像是父亲手臂的延长,当风起时,父亲稳稳站立,像要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。他迎风而立,手中的木锨像是关云长手中的青龙偃月刀。他左手在前、右手在后、弯腰蹬腿,用木锨满满铲上一锨麦粒,凭感觉和经验,在风力、风向都恰到好处时,用力把麦粒往天上一扬,风把麦粒的流线吹出来,那风向就“写”在了半空,而麦粒“哗啦啦”像一阵急雨,落在地上,呈一条直线。这看似简单,但落

地拉线可不是谁都能拉成的,掌握不好,麦粒落地后会呈团或呈片。父亲说,关键是将木锨扬向空中的半途,要突然由直上变横平,弧线前仰后拉,一气呵成,如有丝毫差错,落地就乱了,麦壳和麦粒混在一起,谁也无法精确地把麦壳扫去。

母亲是父亲最好的助手,她在父亲把麦粒扬向空中的间隙,用扫帚在麦粒表面轻掠而过,迅速把麦壳扫出来。如果这个动作慢了,会导致下一锨麦粒落在扫帚上,同样会造成壳粒分离失败。

几十年过去,我脑海里父母配合扬场的画面依然清晰:他们一高一低、一扬一扫,一夫一妻、一唱一和。夕阳给他们的背影镶上了一道金边,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美的画面。



今年67岁的齐和通住在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小区B区。他出身武术世家,经常到离家不远的沧州市名人植物园练习拳、刀、剑、枪、棍等武术项目。图中是他在表演剑术。

李乾 摄

# 安全规章心中记 事故发生概率低